

相关链接

欧美火葬率上升

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火葬率偏低,为40%,但近年来有上升趋势。

欧洲火葬率最高的是英国,达到73%。“正金属”公司所在的荷兰则为57%左右。随着天主教会放松对火葬的反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火葬率上升。

“正金属”创始人维尔贝尔内认为,欧美国火葬率上升是因为火葬可节省空间和费用。另外,火葬率上升还与人们的观念变化有关。人们原先愿意以扫墓方式祭奠亲人,现在越来越多选择抛撒骨灰,“他们想无牵无挂”。

回收假肢助穷人

在发达国家,肢体残疾人有条件根据身体状况变化更换假肢。但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穷人可能一副假肢都装不起。

美国慈善机构“与希望站在一起”创办人之一格蕾西·罗森伯格现年47岁,30年前在车祸中失去双腿。这些年来,罗森伯格换过好几副假肢。2005年,她与丈夫成立“与希望站在一起”,开始回收旧假肢。他们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家监狱工厂合作,由犯人把旧假肢拆成零件。这些零件运到加纳,由那里的假肢制造商组装成适合当地残疾人使用的假肢。这家机构去年向加纳运送了500副假肢。

欧美企业与殡葬业合作 从骨灰中回收各种金属 人走了,“零件”留做他用

人死不能复生,但生前植入体内的各种人造“零件”却可以回收再利用,拥有第二次生命。一些欧美企业与殡葬行业合作,从遗体或骨灰中回收植入物,如人造骨关节、心脏起搏器等。再生后的“零件”,可用于制造汽车或飞机发动机,或是路牌等公共设施,也可能成为另一个人体内的新“零件”。

回收金属分类处理

英国260家火葬场中大约半数都和荷兰公司“正金属”签了约,在征得死者家属同意的前提下从骨灰中回收金属。整个欧洲范围内,与“正金属”合作的火葬场有数百家,每年总计回收大约250吨金属。

回收的金属可能来自钢或合金制腿骨或者拧在骨骼上的螺丝钉,或来自牙箍、假牙、牙齿填充物或者棺材上的部件。

火葬场从骨灰中分离出金属,集中到“正金属”公司分类处理。普通的金属做熔化处理,铸成金属块,卖给制造路牌、路障、灯柱等设施的厂商。钴合金、钛合金等耐受火化炉高温的较贵重金属会被卖给汽车或飞机零件制造商。

“正金属”两位创始人吕德·维尔贝尔内与扬·加布里埃莱结识于1987年。整形外科医生加布里埃莱有一天问长期做铝回收生意的维尔贝尔内:“一个人被火化后那些



从骨灰中回收金属

本版图片

植入体内的金属部件怎么处理?”维尔贝尔内当时答不上来。经过一段时间调查,他发现那些部件或被丢弃,或者被埋进坟墓。

两人1997年创建“正金属”公司,开始回收人体内“可再生资源”。

部分利润用作慈善

维尔贝尔内说,目前全世界有五六家企业从事火葬场骨灰金属回收业务,多数在美国。美国“移植回收”公司把从骨灰中回收的金属卖给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用于生产新的植入医疗器械,部分利润捐给慈善事业。

“正金属”公司把利润的75%分给火葬场,由火葬场用于公益事业。荷兰“瓦利恩特博士基金会”协

助火葬场分配从“正金属”公司获得的资金,资助癌症研究机构、学校图书馆等公益机构。

“正金属”公司还把运营模式推广到国外。它与英国火葬场的合作始于2004年,如今每年回收75吨金属,10年来筹集了将近100万英镑(约合166万美元)善款。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上达比的多诺霍殡仪馆建于1898年。殡仪馆第四代管理者迈克尔·多诺霍说,由于火葬在美国越来越普及,殡仪馆几年前决定建火葬场,在网上搜到“正金属”公司后与其合作。

多诺霍说,遗属大多支持火葬场与“正金属”公司合作,因为他们“愿意挚爱之人身上的东西用在有意义的地方”。

“正金属”公司一名负责在传送带上分拣金属部件的女工大腿内装有两块钛合金“骨头”,当别人问她:“假如有一天你的(人造)骨头出现在这条传送带上,你会不会感觉奇怪?”她回答:“不会,那是生命的一部分。人人都会死,我知道金属再生是件好事,因为我在这行工作了好几年,完全没问题,我母亲的(人造)腿骨就上过传送带。”

“再生”起搏器给穷人

有些“零件”不能火化后再回收,比如心脏起搏器和植入式心脏除颤器。这些装置所带电池受热会爆炸,必须在火化前取出。

在欧美国家,这些植入医疗器械取出后通常被丢弃,因为欧盟和美国禁止使用“二手”植入医疗器械。一些慈善机构收集这些器械,送给发展中国家用不起新器械的患者。一部全新的心脏起搏器售价4000美元,一部植入式心脏除颤器2万美元,穷人难以负担。

英国慈善机构Pace4Life专门在殡仪馆收集心脏起搏器,把它们运到印度。美国密歇根大学公益机构调查发现,75名使用二手植入式心脏除颤器的患者没有发生感染,装置也未发生故障。这一机构正在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在医疗落后的国家开展安全有效的回收利用人造心脏装置项目。欧飒

每年数百儿童被卖到英国

惨遭地下妓院和毒品工厂奴役

每年有数百名外国儿童被拐卖到英国,惨遭地下妓院和毒品工厂奴役。令人揪心的是,即使被警方解救后,这些孩子仍然难逃人贩子魔爪,往往再次失踪,从此踏上不归路……

解救之后失踪

去年秋天的一个星期五,越南女孩明英与英国养父母一家吃完晚饭,和往常一样回屋睡觉。第二天清晨4时,养母还看见她在屋里睡得香甜。然而,就在这个时间到上午10时30分之间,明英失踪了。

根据过往经验,处理收养事宜的机构估计,明英又回到带她来英国的那帮人身边,他们是专门拐卖儿童的人贩子。

16岁的明英来自越南北部乡村。2013年6月,汉普郡警察突袭一家雇用非法移民的美甲吧,发现了明英。她和另外几名越南女孩表面上是这里的美甲师,其实被迫提供性服务。在越南告别亲人后,她们被装入厢式货车,越过国界一路向北运送至俄罗斯,然后经转匈牙利等欧洲国家运到法国。在这里,她们遭到强奸或暴力性侵犯,为日后在西方世界沦为性奴“做准备”。最后,她们藏身于一辆新轿车中由运输卡车运抵英国。

高速公路上的加油站是人贩子的接头地。在这里,刚运抵英国的孩



获救后的被拐卖儿童仍难逃人贩子魔爪

子们被不同的犯罪团伙接走,他们中,女孩大多数被迫卖淫,男孩则在地下毒品加工厂当苦力。

英国内政部国家反犯罪局数据显示,2012年有549名儿童被认定为人口拐卖受害者,其中70人不到10岁。这些孩子大都来自越南和尼日利亚。虽然大部分被拐卖儿童日后由社会托管系统收养,但最终难逃再度失踪、下落不明的命运。

英国儿童权益保护专家克里斯蒂娜·贝多估计,后来被解救的儿童中,近八成在交付社会托管之后再度被拐卖。

跨国贩卖网络

儿童事务专家认为,要防止被解救儿童再次失踪,需要彻底摧毁

跨国人口贩卖集团。

作为长女,越南女孩梅14岁时即被家人安排偷渡到欧洲,以为能在那里打工、汇钱养家。

她在一名中年男子的陪同下离开家乡,经由陆路来到泰国,从这里乘飞机抵达东欧,再由卡车运往法国。在这里,梅被转交给一个叫安勇的20多岁越南男人,这是她的“爱人”。以为安勇能保护自己,每当对方有性需求,梅只能满足。

安勇告诉梅,为摆脱法国边境人员的追踪,他们必须前往英国。为凑够去英国的船费,他让梅和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

对梅有“所有权”的人口贩卖集团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开设了9家美甲沙龙,全都是地下妓院。在法国住

了6个月,梅被带到英国,辗转英格兰中部和伦敦等地工作。后来她怀孕了,对组织毫无用处,安勇就让她到当地警察局寻求帮助。

她被一处儿童托管机构收留。然而,安勇每天都在这家机构外的街道上溜达,时时提醒着梅,她不可能彻底脱身。即使梅生下女儿、有社工陪伴在医院休养时,也从未逃脱安勇的监视。他和另外一名女扮男装的人贩子每天逡巡在医院周围。当那名社工上厕所时,梅溜走了,把女儿留在了医院。幸运的是,警察突袭了那家美甲沙龙,发现了梅和其他被拐卖的女孩。她和自己的女儿得以团聚。但像梅这样的幸运者并不多。

存在薄弱环节

实际上,犯罪团伙对英国的儿童福利制度了若指掌。他们甚至故意让被拐卖儿童被收养、托管,但从未停止监视、联系他们,待时机成熟再次拐卖。

2006年至2009年期间,希灵顿的一家儿童托管机构共有77名获解救的被拐卖儿童失踪。与机场海关、边防检查相比,儿童托管机构的安全措施较薄弱。不少人贩子视其为可托付被拐卖儿童的“鸡圈”。

作为对策,当地发起全天候反应机制,力保每一位获救被拐卖儿童安全。袁原

相关链接

“收养专家”

不少被拐卖儿童获救后仍难逃人贩子魔掌,即使返回家乡也可能再次被拐卖。研究显示,在全社会推广“收养专家”模式,让这些孩子顺利融入社会才有望彻底解决问题。

参与该项目的家庭将接受培训,学会应对寄养儿童的特殊需求、懂得如何保障他们的安全。例如,为防止人贩子再度骚扰,这些家庭可能需要掐断电话线、切掉网线,并确保不让这些收养儿童单独外出……等等。

家住诺桑普顿的蕾切尔和丈夫戴维3年前接受培训,成为收养专家。他们为此改造了自己的住房:每扇窗户都上了锁,花园后门锁死,还为大门上了两把锁,屋内的气氛则温暖而和谐。他们收养的越南男孩如今已经18岁,搬到别处开始独立生活。

家住英格兰中部的帕特和史蒂夫已经照看过来自越南、非洲和阿富汗的6个孩子。越南女孩玲14岁时就被拐卖,如今已经上大学。“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她牛仔裤缝里缝着的可疑电话号码,玲可能要在地下妓院里度过余生,”帕特说。

有专家认为,要让获救被拐卖儿童彻底获得自由和安全,需要立法、执法和社会保障多管齐下寻求对策。